

北京的年是一锅大杂烩

张国领

在北京时间长了我发现，北京人处处都爱讲究，讲究规矩，讲究老理儿，讲究老北京传统的传承，讲究京味儿十足的乡风民俗。

就拿过年来讲，北京人从腊月初八开始，每天按照老北京过年的习俗，进行着过年的准备工作。不光是报纸上有报道，电视里有宣传，老年人有念诵，街面上有货真价实的应节商品和食物，每种东西都有北京人在叫卖、在围观、在购买、在捧场。

我说的这是老北京。

就北京的功能来说，它是首都，是政治文化中心，是国际交流中心，科技创新中心，因此，北京是北京的北京，也是中国的北京，还是世界的北京。现在的北京，即使在最热闹的地方走一天，可能都见不到一个老北京的人，绝大部分都是后来的新移民，都是外地调来的。

所以在北京这个九州人交汇一城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有强烈的籍贯意识，我也不例外，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，工作标准一直在变，认识世界的眼光一直在变，唯独生活习惯没有大的改变。

就说这过年吧，直到今天我仍坚守着入伍之前在农村老家过年的习俗，年三十晚上就是吃饺子，大年初一早饭依旧吃饺子，只有到了大年初一的中午，才算是过大年，吃年夜饭，这一天一定不能小气，也一定不能俭省，因为老辈人说了，头一天吃得好，一年都喜庆。

但这吃得好，也不是像南方人的十个碟子八个碗，桌子上堆得像小山，我家只做到一道菜，就是我小时候大年初一能吃到的大烩菜。

烩菜简单，实惠、方便、过瘾。它的做法

就是把家中最好吃的，都放在一个大锅里烩，无论放什么食材，有几样东西是不可或缺的，一是大块的猪肉，每块猪肉上一定要有厚厚的肥肉和厚厚的瘦肉，肥瘦分明，正宗的吃法是吃的时候把肥的和瘦的用筷子折叠一下，同时放在嘴里嚼，那个香啊，简直无以言表。以前有句顺口溜说：“乡巴佬去割肉，不是臀尖就糟头”，因为这两个部位的猪肉肥厚，没有骨头，最适合做烩菜。

二是粉条不能少，这粉条还一定要是老家特产的禹县粉条。据史料记载，禹县粉条有上千年的历史，一直是宫廷贡品，传说有一家五星级饭店，自从增加了一道用禹县粉条做的菜，他们的鱼翅便从此在菜谱上消失，因为客人都要吃禹县粉条，觉得粉条比鱼翅好吃得多。

烩菜里面必不可少的，还要有大白菜。大白菜很有讲究，要去除菜帮子，只要嫩嫩的脆脆的白菜叶，将它和猪肉、禹县粉条组合之后，经过我母亲的精心烩制，能吃得你是热血沸腾、豪情万丈、艳阳高照，从此再不思别的味道。

一碗烩菜两个白煮馍，这就是我认定的最正宗的中国年饭，我在北京这些年，春节就是这样过的年。

但北京不仅仅是河南人的北京。我的饮食习惯不能代表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的习惯。北京的人来自五湖四海，虽然革命目标是一致的，每个人却都在坚守着自己的过年习惯，所以，我在北京看到的年和我在北京过的年，决不是北京的年。就像一百个观众的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，北京的年其实早已不是老北京的年，也不是老北京人的年，它已演变成中国年的大融合，如果把每家每户的窗口都敞亮，闻到看到的年一定有东西

南北的风味，有酸甜咸辣的口味，有喜悲乐的滋味，有深远独特的意味。

从大年三十放假，全国人民就开始欢欢喜喜过大年，这中国年里，除了时间相同，各省却在同一时间里用不同的方式过大年。

南方人过年少不了熏肉、腊肉、咸鱼、咸鸭，远没到春节人们就把这些年货给腌制好，挂在屋檐下风干晾晒了。有人说这是没有冰箱的年代存放年货的一种方式，其实不然，这是一种年俗，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过年习惯。

现代的社会每家肯定都有冰箱，有的还有不止一个冰柜，可在我住的小区里，仍能看到有人晾晒这种腌制和熏制的年货，不是他们不知道新鲜的好吃，是他们忘不了腊肉里那祖辈的亲情和老家的烟火气。

凡阳台上这种年货的主人，十有八九是来自南方。即便南方与南方也有区别，熏在湘黔，腌在江浙，晒在桂滇，叫法不同，习俗也有一定的区别。

但北京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不是以老北京的方式过年，也不要求在北京的人以老北京的方式过年，而是像一台春晚一样，把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地域范围内喜闻乐见、百吃不厌的过年的方式，全部汇集在北京城中，在同一时间里，以家庭为单位，绘制出万千口感和风俗的年味。

这让我想起老家那一锅味美饕餮的大烩菜，你可以放各种最好的食材进去，但决不能少了猪肉、禹县粉条和大白菜等主料。而在北京过年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，过的虽然都是自己老家的年，但千家万户的年夜饭中，也不能少了共同的“主料”，那就是欢乐、喜庆、团圆和祥和。

因此，北京的年，在我眼中就是一锅融合了南北西东万千滋味的大杂烩，你完全可以不认同别人的口味，但丝毫不影响每家、每个人依旧吃得津津有味。这，或许就是兼容并包的老北京，最醇厚悠久的秘制年味吧。

醉白池的雨

西波

江南园林是一个奇妙的存在，闲暇时常去走走，看那些厅堂、几榻、雕花、水石、古树、碑廊，感受它的春夏秋冬与风花雪月绵绵润泽中国书画文章。比如醉白池，它的古木瘦水，冲淡寂寥，令我想起淡墨宰相董思白。

站在四面厅前，雨声叮叮咚咚。早春的寒雨，细长、瘦劲，绵延不绝从亭廊间迤迤而下，溅落在浓翠饱满的枝叶间，沉闷圆转、骨力方折。风，闲散、潇洒，如翩翩佳公子闲雅漫步，伸手掀开雨帘，握住大把大把的雨线，一洒……画出一段草书。嘿，此人莫非是董思白？

董氏草书瘦劲圆转，飘飘如飞云映月，使人心生物外之兴。平素尤其喜他的怀素草书《千字文》，此手卷纵28厘米，横1404厘米。整幅字布局疏朗，留白蕴藉如醉白池中一弯云水。说是临作，却自抒胸臆，满纸萧散、淡味天成。再看二玄社印的怀素《千字文》，是另一番天地。素师法大于意，于精谨中造古雅，可谓人书俱老、小草圭臬。董字技不如素，却浸透斑驳丰富的文人趣味。高邮汪老头说：“董字里面的势大得不得了，势比赵大、比米大。”这个势，是滔滔文章、斑斓文气，晚明的诗词戏曲里有，绘画园林、文玩音乐里有。陈玩董字，便想到陈继儒、文震亨、李渔等一众文青，优游岁月，吟咏性情。仿佛见陈继儒拿着一支小白云在纸上写；偶尔在蒲团上静坐，月光缓缓透纸窗，时现参差树影，所见非空非色。

书法通禅。康有为说，书法成于戒律，精于定慧，证于心源，妙于了悟。好禅的董思翁深解其意，其笔下书“如休粮道士”，远离尘世、不动声色，玄而又玄，可以洗心。走在照壁前的小径，想起几句诗：“空门寂寂淡吾身，溪雨微微洗客尘。卧

向白云情未尽，任他黄鸟醉芳春”，“林下对床听夜雨，静无灯火照凄凉”，如老衲吃茶、童子弈棋。书法是禅，诗是禅，园林是禅，道在天真平淡。

雨天适合临董思白。泡了茶，拿一支小狼毫，临董氏的小草千字文，取其笔势神韵，而弃其皮毛。董字淡，然而精力弥漫，无论润燥肥瘦都浸透纸张。读《画禅室随笔》，知其师旭素、二王、颜真卿、李北海、米南官诸家，得唐楷墨墨，得宋人意味。临怀素千字文后有一段小楷跋跋，吐露其学书心曲：“素书虽称颠，实不逾法；虽称瘦，实不露骨……张长史《千字文》《潭帖》刻八十余字，有龙蛇飞动之势，正可与素师《千字文》并参。”这一段小楷亦有相貌、有姿态、有富贵气。

学书时听老先生说，要下笔慢，慢才沉实。董思白写字快，却并不浮滑。“劲利取势，虚和取韵”，游刃有余，意态十足。行书《岳阳楼记》劲健流利，姿态横生，有李北海之放，有米南官之癫；草书《琵琶行》绵里裹铁，却枯寒清简，如秋风飒花、春泉幽咽。董字一帖一样貌，如天女散花。

汪曾祺会写字、画画，又爱听戏、做菜。他老人家说，董字线条松，赵字线条紧。学字，初松不好，要紧，锋要裹住；再要松松，取决于心态。还说，后之所以把董字写甜俗了，是因为没写那松劲儿。我心头一亮，这不跟唱戏一样嘛！字咬得紧，台下才听得清，然而太紧呢则没味儿。言菊朋紧，腔圆字方、剑拔弩张；余叔岩松，似断非断，笔不周而意周。

春雨潺潺，醍醐灌顶。抬头一看，程十发先生写的“醉白池”三个字，紧得好，松得正好！回去写字，紧紧，松松，滋味甚佳。

一湾春色

路来森

那些年，立春之后，我的祖母喜欢坐在大门外，晒春阳。

大门外，十几米处就是一个水湾。水湾的南岸植有两株垂柳，生长经年，粗可搂抱，枝条纷披，婆娑可爱；水湾西边是一块闲地，母亲用篱笆将其围起，形成一个菜园；菜园西边紧靠菜园，生长着几株杏树，几株桃树——桃杏映门，乡下人图个讲究。

每年，祖母第一次晒春阳的时候，水湾总还结着厚厚的冰——青白色的冰，青得寒冷，白得坚硬。晒过几日后，那冰的色彩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了，由青白渐变为苍白，时不时，冰面还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沉闷、苍郁，像时间的黑洞。

祖母听到后，总会自言自语道：“哎，裂冰了，春天来了。”

所以，多少年后，我都一直认为：春天，是从我家大门前水湾的“裂冰”开始的。

又过了几日，冰面上就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、纵横交错的裂纹，裂纹越变越宽，渐渐地，裂纹中就渗出了水。那个时候，我常常顺着祖母的目光，走近水湾，就发现水湾冰层的边上，冰变薄了，出现了薄而脆的冰碴，冰碴的缝隙中也渗出了水，慢慢地，水就遮掩了冰层，看上去，湾水日肥。

湾水滋润着岸边的泥土，于是冻僵的泥土湿了，软了。如沉睡初醒的女人，酥软了自己的肉体，慵懒出一份软暖、肉欲的情味。太阳一晒，湾边湿润的泥土就蓬松起来，会出现一丝丝的缝隙，像一条条小虫爬过留下的痕迹。

或许，春天真的就是一只虫子，它用自己的蠕动，蜿蜒出一个季节的色彩。

湾水荡漾的时候，岸边的柳树就绿了。那段时间，祖母特别喜欢看垂柳。柳



红梅花儿开

金南健 摄

树的枝条，柔软，款款如女人扭动的腰肢；柳丝密集，丝丝缕缕，又宛如女人飘拂的长发。柳眼嫩黄，一点点，一簇簇，密集在柳条上，春阳下闪烁，如金星朵朵。祖母痴痴地看着，她是在从柳枝上看春天。或许，在祖母的眼中，春天就是一位睡醒的女人——慵懒着，窈窕着，风情着，绰约着。

柳条绿了的时候，篱园边的桃、杏，也开花了。

先开的是杏花，次开的是桃花，杏花白，桃花红，艳丽夺目，灼灼喜人。杏花最美的时候，是含苞待放之时，含苞的杏花，是红色的，点点红，殷殷红。春阳酒在这样的杏树上，熠熠生辉，“红心一颗春风吹，雨露枝头日生辉”，说的大概就是此种状态。杏花含苞的时候，祖母常常拿着拐杖，走近杏树，折下几枝花朵密集的插入净水瓶中，作为清供，放置在堂屋的方桌上——她把春天，插在了案头。

桃花开的时候，我的祖母也喜欢走到桃树下看桃花。她的身边跟着一只狮子狗，风来树摇，花瓣落下，狮子狗就追着花

片跑，追着花片跳，嬉戏不已——它大概是把花片当蝴蝶了。后来，我读画，读到唐人周昉《簪花仕女图》，看到了图中的一只狮子狗，就禁不住嘿然一笑，感觉得真像，或许我家的狮子狗，就是从《簪花仕女图》中跑出来的。桃花开的时候，水湾湿地上的水草也纷纷钻出了地面，芦苇、香蒲、薄荷、水蓼，等等。不过，还不大，只是一芽一芽的，嫩而鲜。

薄荷和水蓼可食，母亲将其采下，粗盐揉透，便成为时令小咸菜，辣辣嗖嗖，鲜鲜嫩嫩，以之佐粥，最是相宜。春气在舌尖上弥漫，春意沛然于胸，沛然于心，满是喜滋滋的满足。

蓦然间，也许就会有一场春雨淅沥而下。雨不大，落得很柔，很静，缠绵如一场春梦。雨落在水面上，就形成了一层淡淡的水汽；水汽袅袅，浮漾开来，烟雨迷蒙，湿湿的，润润的，笼了水湾，笼了菜园，也笼了那盛放的桃花。于是，大门前静寂景色，氤氲相融，如仙如幻，有一种朦胧的美，有一种迷离的美——仿佛王维笔下的一幅小景《辋川图》。

不着急，我等您

赵成

岁月催人老，等到发觉的时候，才知道时光之与生命留下的，不仅仅是春深草根一样淡淡的甜，还有镌刻在心壁上隐隐的痛。

时常会陪着母亲一起去附近的公园散步。青枝绿蔓，草色帘青，装点着人们的心情。一边走一边说着话，不留神扭头一看，枝蔓掩映的小径转弯处，母亲已经被落下很远，不禁心里一惊。于是，等到两鬓苍白的母亲缓缓走到身边，才继续走。绿树叶落又青，是因为年轮渐多，母亲走得慢了，是因为渐衰渐老，岁月对于谁，都是一样的公平。

最近的一次，陪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因为赶时间，和母亲一起走在街边的时候，自己走得快了，竟然把母亲落下了很大一截，于是，就站着等，等到母亲追上来时，提醒她要走快点，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，母亲却像做错了一件事情说：“我哪能走得快？”看着喘息不停略显疲惫的母亲，眼眶不禁一热，在心里责备自己的鲁莽，就放慢了脚步与母亲一起过马路，一起前行。父母陪儿女行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无论是牵着手蹒跚教步还是目送渐渐长成的儿女踏上旅程，心里牵挂的都是一句话：小心走好。可是，羽翼渐丰的儿女又何尝会时常想起一回回头，问一句：是否安好？

记忆里，母亲做事从来都是刀枪马快的清爽利索，无论是在农村做农活时候的

艰辛，还是在集镇做生意时候的勤力，因为有所希望，母亲总像有着无穷的活力，因为有所希望，哪怕再小的幸福也让母亲脚步不停息。而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总是那些在我蹒跚学步时候拉紧我的温热手指、在送我求学时候依依目送的眼神、在看我上班和成家时候渐渐红红的眼圈……现在母亲不顾年事已高，依旧在我身边帮忙照顾孙子起居生活和学习。因为母亲不喜欢上下楼运动，时常在自己有空闲的时候，就要拽着她一起去附近的公园或者超市散步、购物，权当是让她活动活动筋骨。每次，和母亲一起外出，听着母亲细细地说着往事，才更加深刻地领悟，岁月给予每一个人的印记是如此的深刻。亲情和岁月又何尝不是一样，当我们猛然懂得开始找寻的时候，却早已在渐渐失去。而我们如果不早早地去把握和追寻，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发觉身边的一切，竟都是如此的可贵。

龙应台在《目送》中曾经写过这样令人心痛的句子，“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，不必追。”可是，面对日渐苍老的父母，我更想在搀着他们一起散步的时候，在心里默默地告诉他们：不着急，我等您！

浅喜

杨福成

浅喜，是极妙的境界。

记得是在逛泉城路步行街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门面的牌坊上就写着这么两个字，还是弘一法师写的，那时懵懵懂懂的，后来，越琢磨这两字越好。

看竹子，到江苏天目湖边的南山竹海看，那真是漫山遍野，郁郁葱葱，饱了眼福，喜不？大喜。

在家中，种一小竹，就一支杆生枝生叶，水灵灵的，清静静，喜不？浅喜。

怎么说呢？掂量掂量，此浅喜，似乎并不逊色于那大喜，让人满意得傻乎乎。朋友喜欢书法，而且写得还不错。

有人建议他到北京进修一下，当个书法家；有人建议他去文化市场租个店，卖字挣钱。

他都摇头，说只是喜欢而已，不求出名，不求挣钱。

这，也算是浅喜吧，让人艳羡，称道。某画家，身居高位，画得也不错，但一平尺开价几十万，一幅要卖几百万几十万，那就让金农、八大汗颜了。

结果，好景不长，撙了官，罚了钱，还险些蹲了号，搞得灰头土脸，让人笑骂。这就丢了大喜，没了小喜，还给祖宗丢人喽！

一个人会点东西，拥有点东西，不奢望多强，不求太多，并能保持一份沉静，无疑是非凡的智慧，它意味着人的成熟以及对于事物规律不同寻常的理解。

浅喜，是心情的豁达，是生活的潇洒，是在理性的基础上，对人生的一种规范、一种认识、一种化解，它更是让生活走向良性健康的一个向导，用自己的能力觅得自己生活的质量，找到自己活着的自在与安稳。

浅喜的智慧，贵在养成了一颗浅浅的心，遇大海不惊，遇高山不屈，遇蚂蚁不骄，而且还晓得，世事三分醒，七分真糊涂。

浅喜，是浅浅的，如浪花舔舐海岸，把澎湃和汹涌都埋藏在柔软的细沙里。